

第四章 保存傳習的評估與建議

一、保存現況評估

(一) 現存技藝人才分佈地區

根據我們所做的「排灣族鼻笛、口笛現況調查」，現今會吹奏鼻笛者僅分佈於北排灣Vucul系統的瑪家鄉（排灣村、涼山村為主）和泰武鄉（平和村、泰武村為主）以及南排灣的牡丹鄉（東源村）。東排灣已無人會吹奏。口笛吹奏者分佈於北排灣Raval系統的三地門鄉（大社村、德文村、賽嘉村）和Vucul系統的三地門鄉（三地村）、瑪家鄉（北葉村、排灣村、三和村）、泰武鄉（武潭村）、來義鄉（古樓村、南和村）和南排灣的牡丹鄉（東源村）。東排灣也無人會吹奏（見下表）。魯凱族則有原霧台鄉好茶村遷移到瑪家鄉三和村（南村）的移民，以及高雄縣茂林鄉多納村有幾位還會吹奏口笛。

排灣族鼻笛、口笛人才分佈地區，1995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鄉/村	鼻笛、口笛人數	鼻笛人數	口笛人數
三地門鄉/大社村	2		2
/德文村	5		5
/賽嘉村	3		3
/三地村	1		1
瑪家鄉/瑪家村	1	1	
/北葉村	1	1	1
/涼山村	1	1	
/排灣村	2	2	2
/三和村（北村）	2（排灣）		2（排灣）
/三和村（南村）	2（魯凱）		2（魯凱）

泰武鄉/泰武村	1	1	
/平和村	3	3	
/武潭村	1		1
來義鄉/古樓村	2		2
/南和村	1		1
牡丹鄉/東源村	2	2	2
總計	30	11	24

(二) 傳承系統與文化意涵

當我們進一步辨析這些尚會吹奏鼻笛、口笛者的師承部落源流時，發現了以雙管鼻笛和雙管口笛爲主的兩個系統。雙管鼻笛以北排灣Vucul系統的平和村（包括遷往瑪家鄉涼山村者）會吹奏的人數最多，再就是被視爲排灣Vucul系統發源村落而舊部落與舊平和相鄰的高燕（padain，現屬瑪家鄉排灣村）與筏灣（supaiwan，現爲瑪家鄉排灣村），以及包含由筏灣分出之頭目家系的泰武鄉泰武村。換言之，北排灣Vucul系統的古老村落：平和、高燕與筏灣可能是排灣族雙管鼻笛的中心。這個系統稱雙管鼻笛爲lalindan，另外也存在著單管口笛，稱爲kulalu（或pakulalu）。平和村會吹奏雙管鼻笛者指出，以往雙管鼻笛只有頭目家男子可以使用，也唯有頭目家男子追求女友，以及頭目去世時才能吹奏雙管鼻笛。他們說以前雙管鼻笛是很高貴的樂器，一般人不可以觸摸。後來才漸漸開放讓平民吹奏，可是平民的鼻笛不能雕刻，只有貴族的雙管鼻笛上可以雕刻百步蛇紋樣。平和村及排灣村的報導者認爲具貴族祖先地位的百步蛇鼻端有一突起，也會「吹鼻笛」，而鼻笛的聲音與百步蛇發的聲音類似。此外，在流傳的古老故事（milimilingan）中也提到雙管鼻笛lalindan。往昔平和村男子都嚮往吹奏雙管鼻笛lalindan，平和村民也都比較喜歡聽鼻笛的聲音。而目前平和村的吹奏者也僅有在身體不適、鼻息不夠時才以口吹奏雙管笛。鼻笛雙管中 的一管有指孔（大多爲三孔，或開四、五孔但只用三、四孔），吹出主旋律，如同在「說話」；另一

管無孔，吹出單一的配音。雙管鼻笛的頂端吹口應該是在竹結上穿圓洞（平和村有人為省氣而改為木塞吹口）。鼻笛的曲調基本上只有一個，可用高、中、低音吹奏。吹奏者雖然都盡量模仿傳統的曲調，但各人吹出的調子和表現方式會有差異。

北排灣雙管鼻笛系統中使用的單管口笛pakulalu(或kulalu)的竹管較鼻笛細，指孔數可多達五、六個。單管口笛早期平民中要獵過首的勇士才能吹奏（頭目則不受此限制），但不像雙管鼻笛必須頭目身份才能吹奏。不過，後來無論是鼻笛或口笛平民男子都可以吹奏，經常於追求女友時使用。青年男子晚上在女友家外面吹奏，以笛聲代表內心想表達的話語，喚醒已入眠的女友。在雙管鼻笛的系統中一般人會給予鼻笛吹奏較高的評價，這也反映於鄉公所舉辦的笛子比賽中。一位吹奏者說：會吹鼻笛的很容易就取得冠軍。

相對於Vucul系統的雙管鼻笛，我們在北排灣的Raval系統普遍見到雙管口笛palinged。目前雙管口笛的吹奏者居住於三地門鄉大社村、德文村、賽嘉村，還包括由德文遷往牡丹鄉東源村的sujaru傳授的徒弟（住北葉村和東源村）。這個系統雙管口笛和單管口笛都稱為palinged，可是吹奏者的最大目標都是雙管口笛，認為比較有韻味。雙管口笛的竹管比較細，一管有五個指孔，另一管無孔，吹口有木塞，吹奏的傳統曲調是固定的，有一至五個曲調，視個人功力而定。北排灣的Raval系統以大社為最古老的發源部落，德文則混合大社系統和來自魯凱族霧台已排灣化的移民，賽嘉是由德文分出的村落。雙管口笛palinged的吹奏者都表示吹奏者的資格沒有限制，是以前追求女子時使用的樂器。男子夜間前往女家探訪會在女家屋外吹奏口笛，如女方喜歡該男子，會開門讓他進入聊天、唱歌。有些人表示當村人死亡時可吹奏口笛安慰喪家。還有就是男子孤寂憂悶或與朋友聊天聚會時可吹口笛以舒解心情。

在Raval雙管及單管口笛系統中也存在比較粗的雙管鼻笛，叫做lalindan，與雙管口笛相同，一管五個指孔，一管無孔，但吹口穿圓洞。目前Raval系統村落中已無人會吹奏雙管鼻笛（只有由德文遷往牡丹鄉東源村的sujar的學生會吹），可是他們都知道雙管鼻笛lalindan往昔必需是獵過首的勇士才能吹奏，口笛palinged的吹奏則無此限制。北排灣Raval系統的人並不認為雙管鼻笛比雙管口笛

優越，反而給予雙管/單管口笛很高的評價，並能講述關於雙管/單管口笛 palinged 的古老傳說故事 (milimilingan)。

除了上述兩個北排灣鼻笛、口笛傳承系統，我們發現中排灣來義鄉古樓村及由古樓分出的南和村只有單管口笛的傳統，稱單管口笛為 lalindan (後來也採用 pakulalu 的稱呼)，有七個孔，吹奏時最後一個指孔不用。此地單管口笛吹奏者沒有身份限制，吹奏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女友和自我消遣解憂。黑澤隆朝也記載來義鄉來義村有單管口笛，稱為 lalindan，可見中排灣以來義鄉為主，有一個只吹奏單管口笛 lalindan 的系統。

我們在魯凱族已找不到會吹奏鼻笛者，但從魯凱族好茶村民口中得知，傳統使用的雙管鼻笛叫做 pulali，其形制與北排灣 Vucul 系統的雙管鼻笛相同，一管有三個指孔，另一管無指孔，吹奏的傳統曲調也與平和村類似，以高、中、低三種音調表現。霧台鄉魯凱族也有比較細短的單管口笛，與 Vucul 系統一樣稱為 kulalu，有 4-6 個指孔。好茶村人指出以往無論是雙管鼻笛或單管口笛都必須是出草獵過人頭的勇士或者是貴族大頭目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吹奏，也只有貴族頭目家的喪事可以吹雙管鼻笛 pulali。雙管鼻笛上有雕刻百步蛇紋或人頭紋。過去男子夜間找女友和黃昏閒暇時會吹奏雙管鼻笛和單管口笛。目前口笛只有遷往瑪家鄉三和村的好茶移民會吹奏。另外，魯凱族下三社群的多納村還有人會吹奏雙管/單管口笛，稱之為 pulai。多納村 pulai 和北排灣 Raval 系統的雙管/單管口笛 palinged 構造完全相同，旋律也類似，可能是因為自古便有大社頭目與多納頭目通婚，兩村來往密切之故。

(三) 吹奏表現評估

我們總共訪問了三十位鼻笛、口笛吹奏者。其中有幾位既會吹鼻笛也會吹口笛。年齡最大的八十五歲，最小的二十五歲。五十歲以上是日據時代出生的，共有二十二位；五十歲以下臺灣光復後出生的有八位。鼻笛方面會吹奏的人數有十一位，但因吹鼻笛較費氣，年紀大的都面臨氣息不足的問題。年紀輕的則在音調、技巧的掌握和情感的表達方面較弱。會吹奏口笛的有二十四位，由於較不費氣，所以一般來說，能表現得較好的人數較多 (見下表)。

排灣族鼻笛、口笛人才年齡分佈，1995

年齡	出生年	鼻笛、口笛人數	鼻笛人數	口笛人數
20-29	1975-1976	3	3	3
30-39	1965-1956	1		1
40-49	1955-1946	4	2	2
50-59	1945-1936	7	1	7
60-69	1935-1926	9	3	7
70-79	1925-1916	4	1	3
80-	1915-	2	1	1
總數		30	11	24

所有這些尙會吹奏鼻笛、口笛者都能說出吹奏時應該表現怎樣的情感。他們要表現具有哀傷和思念 (dalimujav) 感覺的音調。好的笛聲要如同哭聲，能夠感動人，令人流淚。吹奏時氣要足，要長，要緩慢，最好有抖顫的音，如同抽泣。由他們喜愛的笛聲表現可知，這種哀思之情和幽遠古樸的美感是排灣文化極為強調的。

北排灣 Vucul 系統的雙管鼻笛 (lalindan) 的吹奏者中，泰武鄉的郭榮長 (gilgilaw.Amulil) 原本吹得相當好，屬頭目家系，青年期便練習鼻笛。我十年前為郭榮長錄過音，但他現在已八十歲，體弱多病，吹奏鼻笛的氣息已很微弱。平和村的蔣忠信 (lemariz. Duvlelem) 也是自青少年便學習鼻笛，屬頭目系統，對於鼻笛的情感與技巧表現掌握得很好，只是有鼻竇炎，目前正在治療中。由平和村遷往涼山村的李秀吉 (cemelesai. Paliuc) 從三十四歲起練習吹奏，如今已七十七歲，氣息顯得不足。平和村的鄭尾葉 (camak. Paqalius) 練習雙管鼻笛有十年歷史，近些年如他所說的「慢慢吹出了一些味道」，常參加比賽，但氣息也不是很充足。鄭尾葉的女婿謝水能 (gilgilaw. Paqalius) 已向岳父學習雙管鼻笛近十年，直到今年才敢在村中公開發演奏。謝水能正值壯年，氣息較充足，但情感和技巧表現需要更多磨練。瑪家

鄉排灣村的金賢仁 (ligiai.Daududu)會吹雙管鼻笛和單管口笛，氣息也夠。排灣村的李正(cegav.Darulayac)會吹雙管鼻笛，但氣不足，他最常吹也吹得極好的是單管口笛。上述五位：蔣忠信 (lemariz.Duvlelem)、李秀吉 (cemelesai.Palius)、鄭尾葉 (camak.Paqalius)、謝水能(gilgiaw.Paqalius)、金賢仁 (ligiai.Daududu)是目前雙管鼻笛吹奏表現較佳者，也都有傳承意願。

北排灣Vucul系統的單管口笛(kulalu)吹奏表現較突出的是泰武鄉排灣村的高燕部落 (padain)頭目李正(cegav.Darulayac)，同村的筏灣部落的金賢仁(ligiai.Daududu)吹奏得也不錯。另有泰武鄉武潭村的呂清池(liaqulu.Pasasaw)會以兩個曲調吹奏單管口笛。這三位都願意傳授單管口笛。

中排灣Vucul系統的單管口笛(lalindan)則以來義鄉古樓村的邱善吉 (cutjui.Tjakisuvung)和南和村的蔡國良 (kapang.Daliyu)的吹奏表現最好。不過邱善吉目前身體狀況不穩定，氣息嫌不足。蔡國良的吹奏則感情豐沛，技巧高超。古樓村的蔣幸一(kapitjuan.Tjapalai)早年吹得很好，如今則氣息不足。他們三位都願意傳授單管口笛。

北排灣Raval系統的雙管/單管口笛(palinged)吹奏表現優良者較多。三地鄉大社村的許坤仲 (pailang.Pavavalung)吹奏的兩段傳統曲調十分動聽，技巧掌握得很好。德文村的林石張(divulangan.Daugatu)吹的三個曲調極有特色和感情，同村的劉惠紅(diatu.Rulaten)會吹五、六個追求女友的曲調。由德文遷居三和村的曾春吉(ulas.Dalivadan)會吹一個曲調，但吹奏時氣已不太足。賽嘉村(由德文分出)的董明文(laugiya.Davelengan)五十多歲才學吹口笛，最近一年加強練習，成果不錯；同村的涂文祥(uliun.Kaviangan)早期常聽叔父施余金城(sujaru.Mavaliu)吹雙管口笛，但未正式學。最近與村中好友聚在一起練習，已吹得很有味道。施余金城去年逝世，他日據時由德文遷賽嘉再遷牡丹鄉東源村，雙管口笛與雙管鼻笛都吹得很好。晚年曾應邀到玉山神學院音樂系教一個月，當時在玉神就讀的陳明光(瑪家鄉北葉村人)跟sujaru學雙管口笛，已吹得相當有水準，另一位在玉神音樂系就讀的高玉珠 (sauniau.Tjuveleven)與sujaru同為東源村人，學會了雙管鼻笛和雙管口笛，常有機會公開演奏。年輕一代還有一位許志光 (gitan.Pavavalung)是許坤仲

(pailang.Pavavalung)之子，也已吹得不錯。這八位也都有傳授的意願，年輕人有的謙虛地表示願意做年長者的助教。

二、保存傳習的建議

(一) 保存傳習的重要性

排灣族鼻笛、口笛的保存傳習究竟有何意義？我們可從世界民族音樂與本土民族文化的觀點分析。先就鼻笛來說，文獻資料提到鼻笛主要是太平洋中波里尼西亞與馬來尼西亞許多島嶼上的原住民使用的樂器。臺灣原住民屬於這個系統，使用鼻笛似乎不足為奇。可是，我們發現臺灣以外地區使用的大多是單管鼻笛。Richard M.Moyle在「波里尼西亞的鼻笛」(1990)一文中指出西部波里尼西亞以Fiji為主要鼻笛類型代表，還包括Tonga、Samoa、Niue、Uvea與Futuna，以及東部波里尼西亞的Tahiti、Marquesas、Hawaii等島嶼的鼻笛都是單管的，以一個鼻孔吹奏。他說波里尼西亞地區很明顯地沒有雙管笛的存在（只有十九世紀有人在Niue收藏了一支每管有一個指孔的雙管鼻笛），而單管鼻笛目前也只有在少數二、三個島嶼尚有人吹奏。黑澤隆朝引述的Curt Sacks資料記載在西太平洋的Carolin群島、菲律賓賓和婆羅洲等地有鼻笛，但其中提到Fiji有雙管鼻笛，與Richard M.Moyle的報導抵觸。泛文化比較資料檔（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顯示大洋洲的Truk族和婆羅洲東邊的Celebes島也有單管鼻笛。臺灣原住民族像布農族和卑南族過去也有使用單管鼻笛，而雙管鼻笛則存在於鄒族、阿美族、排灣族與魯凱族。目前已失傳的鄒族、阿美族雙管鼻笛據記載兩個管都有指孔（黑澤隆朝1973、呂炳川1982），只有排灣族和魯凱族的雙管鼻笛的一管有指孔，另一管無指孔。臺灣排灣族極可能是當今世界上唯一會以雙管鼻笛吹奏的民族。排灣族雙管鼻笛的保存傳續因而在世界民族音樂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排灣族為何要以鼻子吹奏？為何要以雙管吹奏？又為何一管有指孔一管無指孔？我們在田野訪問的過程中聽到好幾位鼻笛吹奏者提到鼻笛的聲音很像百步蛇的聲音，甚至指出所有蛇中只有百步蛇的鼻子前端有突出部份，很像鼻笛，而百步蛇也會「吹鼻笛」。這種說法很引人注意，因為我們知道百步蛇在排灣族文化中有相當於「神明祖先」的地位，某些地區也有排灣族貴族頭目是百步蛇所生的